

运城市戏曲新创剧目暨中青年演员大赛

垣曲县曲剧团《四郎探母》深情上演
经典名剧诠释家国情怀

□记者 王捷 文图

北宋杨家将一门忠心报国、可歌可泣，其故事与精神在运城市2025年戏曲新创剧目暨中青年演员大赛中仍继续传扬。12月8日晚，垣曲县曲剧团大型曲剧古装戏《四郎探母》深情上演。作为演绎杨家将传奇的经典剧目，该剧以细腻的情感刻画和深刻的人性思考，将杨家将的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刻画得淋漓尽致，赢得现场观众一致好评。

曲剧《四郎探母》取材自《杨家将演义》，京剧、蒲剧、秦腔、晋剧、河北梆子等剧种均有该剧目。剧中，杨四郎延辉在宋辽金沙滩一战中身负重伤被擒，被献给萧太后请功。四郎宁死不屈，慷慨陈词，大骂太后，萧太后见他生得一表人才，于是招降他为驸马。为报金沙滩血债，他忍辱负重，隐瞒身份，将“杨”字一分为二，化名“木易”，与辽国铁镜公主结婚。15年后宋辽再次交锋，四郎听说六郎挂帅，老母亲佘太君也押运粮草随营同来，不觉动了思亲之情。但因战情紧张，四郎无计过关见母，愁闷非常。思前想后，他决定向妻子铁镜公主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请她帮忙偷取令箭。公主得知隐情，盗取令箭，四郎趁夜混过关去，正遇杨宗保巡查夜，被当成奸细捉回。六郎杨延昭见到四哥欣喜万分，将其带去见母亲等家人，阔别15年的母子二人抱头痛哭……扣人心



弦的剧情，真挚动人的母子情、夫妻情和手足情，令现场观众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。

演员们声情并茂的表演让剧目更加精彩。饰演杨延辉的是生角、丑角皆能应工的曲剧多面手伊李飞，一出场便以挺拔的身段和沉稳的台风抓住了观众的目光。他的唱腔高亢又不失细腻，唱得入心、唱得动情，在向公主坦白身世时的犹豫不决到最终决断，以及表达对母亲

的牵挂时眼含热泪、眉头紧蹙等细微动作，均传递出深沉的情感。尤其是在15年后初见母亲的深深一跪，以及最后拜别母亲时的三次跪拜，堪称全场演出的情感爆点。他以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和神情变化，将人物心底的愧疚、隐忍、思念、不舍与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饰演佘太君的霍彩彩气场十足，唱腔韵味醇厚，将一位既思念儿子至深却又又不失巾帼风骨的母亲形象，诠释得精

准到位。无论是与儿重逢时的惊喜激动，听到儿子成为辽国驸马的震惊错愕，还是得知缘由后的无奈哽咽和最终的心疼释然，都演绎得细腻、丰富、有层次，对儿子的斥责，既有身为杨家统帅对家国大义的通透，又有作为母亲的那份柔情，令人动容。

饰演铁镜公主的车建红同样表现亮眼，唱腔甜润动听，通过灵动的眼神和恰到好处语气，将公主的聪慧善良表演得惟妙惟肖。当得知四郎的真实身份后，她从惊讶、愤怒到理解、同情，情感过渡自然流畅。此外，饰演杨延昭的李正果、饰演杨宗保的闫小佳、饰演宋王的武荣梅等其他演员，也都有精彩表现，精准诠释了人物特色。演员们默契配合，成为剧目成功的保证。

该剧简约大气的舞台设计，配合现代科技的声光电等技术，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看体验。观众们时而为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鼓掌，时而为剧中人物的内心挣扎揪心不已。演出结束后，观众杨建特意起立鼓掌，为演员的精彩演出点赞。作为杨氏后人，他感慨万千：“中国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讲究仁义礼智信，杨家将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忠孝精神，对国要尽忠、在家要尽孝。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科学家、学者等为了国家默默付出，这份家国情怀值得我们弘扬，并代代相传。”

颖视界

电影《得闲谨制》：小人物的守家史诗

□杨颖琦

不同于以往习惯于塑造大场面、讲述英雄故事的战争片，近期上映的电影《得闲谨制》另辟蹊径，将镜头对准在战火中艰难求生的工匠、溃兵与平民，以荒诞的底色直击乱世中普通老百姓遭遇的种种危机，向观众传达绝境中的不屈精神。

影片中，从南京逃出来的机械厂钳工莫得闲拖家带口随逃难队伍躲进深山，与被大部队遗忘的炮长肖衍及手下散兵在“戈止镇”落脚，重新建立新的家园。然而，一小队日本侦察兵的意外到来骤然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，在经历日军的残忍折磨后，全镇百姓和那群散兵不再退让，在莫得闲的“呐喊”声中，奋起拼死守护家园。炮火撕碎小镇生活的宁静，历史裹挟着无数小老百姓的命运奔涌向前，电影跳出宏大战争叙事的框架，让历史回归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，那些恐惧却坚守、怯懦却奋起的“无名者”，用血肉之躯诠释了“平民之勇”的真正含义。

故事发生在藏在深山里的“戈止镇”，这个取自《左传》“止戈为武”的地名，本是逃难者心中“桃花源”一样的地方——这里与世隔绝，战火不会延伸到深山里，他们在这里安家，期盼用自己双手重建安稳家园；可在日军眼中，“戈止镇”却成了用来标记空袭的“武镇”，和平祈愿与战争暴力的碰撞，充满黑色幽默

的荒诞。当肖衍潦草写下“戈止镇”字迹的木牌被日军子弹击碎，不仅宣告了“桃花源”的幻灭，更彻底撕碎了他们逃避现实的幻想——在战火面前，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。从“止戈”到“以武止戈”，“莫得闲”们终于明白：乱世之中，唯有拿起武器守护家园，才能让“家”的烟火延续。

影片中最吸引人的，是对绝境中人性的真实呈现。钳工莫得闲与炮长肖衍同为在战火中“苟且偷生”的小人物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底色：莫得闲的“偷生”是清醒的，他揣着钳工的精密心思和技艺，建造最牢固的房子，只为给家人寻一条生路；“溃兵”肖衍的“偷生”是沉沦的，他用吹牛掩饰溃兵的麻木，用逃避消解战争的残酷。但残酷的现实不会放过历史洪流中的每一个人，3个日本侦察兵打破了他们的幻想，让绝境成为人性的试金石——莫得闲从“护家即求生”的胆怯，到戈止镇前“撕了我，再用我的骨肉撕了他们”的决绝，展现的是“带着恐惧前行”的勇气；肖衍从躲在大炮后的溃兵，到屋顶嘶吼着“我也是死老百姓”的挺身而出，带领那群溃不成军的散兵，守护住了“戈止镇”，这些镜头勾勒出普通人在时代碾压下的人物弧光。

影片的独特之处，还在于将“工匠精神”化为抗战隐喻。正如片名所言，“得闲”不仅是主角的名字，更代表了战乱之中人们对安稳生活的期待；“谨制”源于中国工匠在自己制作的器物上刻下名字的传统，代表了对技艺品质的坚守，在影

片中，这份坚守更成为危难时刻的信念支撑，将百姓们朴素的守家心愿，谨制于生活的细节之中。在日寇入侵时，莫得闲把竹竿改造成爆炸装置，在武器上烙印“得闲谨制”——这份对“造物”的敬畏，本是文明的微光，却在战争中被迫异化为“毁物”的工具。当日军提及“在缅甸战死的工匠好友”，鲜明对比形成尖锐反问：同样是工匠，有人用技艺守护家园，有人却沦为军国主义的帮凶。这种对“工匠精神”的辩证思考，以小见大，揭示了战争对文明的扭曲与摧残。

上映以来，影片收获不少好评，特有的黑色幽默消解了战争的沉重，让观众直呼“笑点和道德反复打架”，但也在故事铺陈中，让观众看见历史的“另一面”——那些未被史册记载的“死老百姓”，才是文明延续的根基。

莫得闲说：“我们做的事没人晓得，我们的子孙，与世长存。”这些无名者的抗争，不为载入功绩簿，只为守护家人的笑脸、家园的烟火，只为让后代能“站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活在自己的戈止镇里”。当银幕上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，我们终于懂得：所谓家国



认同，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从守护老太爷怀中的祖牌、夏橙紧护的幼儿、戈止镇的一砖一瓦开始，自下而上生长出的信念。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存的小人物，那些在绝境中奋起的平民之勇，在光影中被铭刻永恒——因为他们守护的，不仅是自己的家园，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。